

[美] 斯蒂芬·金 著

王汉梁 译

The 闪灵 Shining

令人窒息的恐怖经典！
“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巅峰之作！

STEPHEN
KING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斯蒂芬·金 著 王汉梁 译



The
闪灵

J712.45

J7150-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闪灵 / (美) 金(King, S.)著; 王汉梁译.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8

书名原文: The Shining

ISBN 978 - 7 - 5327 - 5459 - 5

I. ①闪… II. ①金…②王… III. ①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100 号

Stephen King

The Shining

Copyright © 1977 by Stephen King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9 - 742 号

闪灵

[美] 斯蒂芬·金 著 王汉梁 译

责任编辑 / 宋 玲 装帧设计 / 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459 - 5 / I · 3190

定价: 3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谨以此书献给会闪灵的乔·希尔·金。

本书与我的前两部作品系同一编辑——威廉·G·汤姆逊。此人才智出众，通情达理。他对本书出力甚多。在此，深表谢意。

——斯蒂芬·金

科罗拉多州内坐落着好些世上最美的度假宾馆。
但本书描写的这家宾馆与它们无关。
好望宾馆及其相关人物**纯属作者虚构**。

这间房里也矗立着……一架巨大的乌木钟。它的钟摆伴随着沉闷单调的声响来回摆动着。每当……整点来临时，从钟的黄铜胸腔里会发出一种清晰、响亮、深沉，赛过仙乐的曲调。它的音符与节奏是那么奇特，以至于每过一小时，管弦乐队的乐手们不得不停止奏乐……侧耳聆听它的妙音；舞客们也不由得煞住了正在飞旋的华尔兹舞步；欢乐的舞会只能稍停片刻；当钟乐还在奏响时，人们发现那些最轻狂者的脸色变白了，那些比较稳重的长者则以手加额，仿佛陷入了迷惘的沉思之中。可是当那妙乐的回声完全消失时，一阵阵轻笑声马上淹没了整个人群……（他们）好像在讥笑自己的神经过敏……并在相互间悄悄地赌咒发誓：再次奏响的钟乐绝不会激起他们同样的情绪；于是，时间流逝了六十分钟之后……又会传来另一次钟乐。然后，又会出现像以前一样的暂停、颤抖与沉思。

不过，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次盛大的狂欢……

——埃德加·爱伦·坡^①

《红死魔的面具》

^① (1809—1849) 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理智沉睡孕育妖魔。

——戈雅^①

该闪光时自会闪光。

——民间传说

^① (1746—1828) 西班牙画家。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序曲

1

第二部

停业日

61

第三部

黄蜂窝

107

第四部

大雪封山

235

第五部

生死攸关

327

第一部
序曲

（一）求职面试

杰克·托兰斯想：真是个好管闲事的小蠢货。

乌尔曼身高五英尺五英寸，像所有的矮胖子一样，动作既刻板又敏捷。他的头路分得一清二楚。身上穿的那套深色西装显得庄严而又得体。对于来这儿花钱的顾客，那套西装仿佛在说：“我是个能为您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对于那些雇来的帮手，它似乎说得更简洁：你啊，还是这样好！他的西装翻领上插着一朵康乃馨。也许，这么一来当他走在马路上时，便没人会把斯图尔特·乌尔曼错当作当地的殡仪员了。

杰克一边听乌尔曼说话，一边自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不会喜欢坐在写字台那一边的任何人。

乌尔曼问了个问题，可他没听清楚。这就糟了。乌尔曼是这么一种人：他会把这种失误记在心里，放到以后再考虑的。

“您说什么？”

“我在问，您的太太是否完全理解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当然咯，还有您的儿子——丹尼。”他俯视了一下放在他面前的那份申请表。“您有这样的打算，您太太一点不怕吗？”

“温迪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您的儿子也不寻常吗？”

杰克咧嘴，露出公关人员特有的笑容，说：“我想是这样的。他才五岁，就很有自理能力了。”

乌尔曼没有还以微笑，只把杰克的申请表放回文件夹里，再把文件夹

放进抽屉里。现在写字台上干干净净的，只有一个吸墨器、一部电话、一盏邓瑟牌台灯和一只收发两用文件筐。筐的两端现在都空着。

乌尔曼站起来，走到墙角的文件柜前，说：“托兰斯先生，假如您愿意的话，请到桌子这边来，看看宾馆各层的平面图。”

他拿来五大张图纸，放在光滑的胡桃木桌面上。杰克站在他身边，很清楚地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科隆香水味儿。“我所有的男人都搽‘英皮’香水，要么就什么也不搽。”^①这句话不知怎么的在他的脑海里忽地跳了出来。他不得不用牙齿咬住舌头才没使自己笑出声来。墙那边隐约传来好望宾馆厨房里发出的声响。这种声音渐渐轻了下去，因为现在午餐已经做完了。

“顶层，”乌尔曼轻快地道，“就是那个阁楼，现在除了一些老古董，已经什么也没有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好望宾馆已几易其主，几乎每一届经理都把们不要的东西堆在那儿。我想在那儿四处放一些鼠夹和鼠药。三楼的一些服务小姐说，她们曾听到过一些窸窣窸窣的声响。我不相信，绝不相信。不过好望宾馆一定要保证百分之百没有一只老鼠。”

杰克没有做声。他想世界上随便哪一家宾馆不可能连一两只老鼠都没有的。

“当然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让你的儿子到顶楼去。”

“不会的，”杰克说着，又公关式地笑了一下。真屈辱！这个好管闲事的小蠢货，以为我会让儿子到满是旧家具和捕鼠夹的顶楼去瞎闯吗？鬼知道那上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呀？

乌尔曼把顶楼平面图撩开，放到这一叠纸的最底下。

“好望宾馆有一百一十个客房，”乌尔曼用学者的口吻道，“其中三

^① 这是“英皮”男用科隆香水的一个著名广告语，原文为“All my men wear English Leather or they wear nothing at all”，直译就是“我所有的男人都只穿英国皮衣，要么什么都不穿”，这是故意要造成的效果。

十个——全是套房——在这儿三楼。十个在大楼西侧（包括总统套房），十个在大楼中部，十个在大楼东侧。全部客房外眺的景色都很迷人。”

你少来王婆卖瓜这一套好吧？

可杰克没有吭声。他需要这份工作。

乌尔曼把三楼的图纸放到这叠纸的最底下，开始研究起二楼的平面图来了。

“这一层有四十个房间，”乌尔曼说，“其中有三十个双人房，十个单人房。在一楼，这两种房间各有二十个。每一层楼面另外还有三个被服间。二楼的东端和一楼的西端各有一个贮藏室。还有什么问题吗？”

杰克摇摇头。乌尔曼把二楼和一楼的平面图哗啦一声擦开了。

“现在咱们来看底层。这儿居中放着登记台，台后面是办公室。这个门厅，从台两边量过去各有八十英尺宽。门厅西侧是好望宾馆的餐厅和科罗拉多休息厅。宴会厅和舞厅都在东侧。还有什么问题吗？”

“只剩下地下室还不清楚，”杰克说，“对于一个宾馆的冬季看守者来说，这是整幢房子最要紧的一层。可以说是最吃重的地方了。”

“瓦特森会带你去参观的。地下室的平面图在锅炉房的墙上。”他双眉紧锁仿佛在告诉对方，作为一个经理，他可不愿意亲自过问好望宾馆里诸如锅炉和管道设备之类的琐事。“在那儿也放一些捕鼠夹倒不是个坏主意。等一等……”

他从外套的里袋里摸出一本拍纸簿，在上面飞快地写了一张便条（拍纸簿的每一页上都印着粗大的黑体手迹：“斯图尔特·乌尔曼专用笺”），然后撕下这张纸，把它丢进外发的文件筐里。这张便笺躺在那儿显得很孤单。那本拍纸簿像戏法变完了似的又回到了乌尔曼的外套口袋里。嗨，伙计，看清楚了吧？瞧，这会儿又不见啦！这家伙可真有两下子呀！

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原先的位置上，乌尔曼坐在写字台后面，杰克坐在写字台前边。一个是招聘者，一个是应聘者。一个是求职者，一个则是勉为其难的经理。乌尔曼把自己那双白净的小手交叉着按在那个吸墨器上，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杰克。他是个穿着银行家套装，系一条灰领带的秃顶矮个子。他翻领上的那朵花，由于另一边的翻领上缀着一枚小别针而得到了平衡。那枚别针上只有两个小金字：职员。

“托兰斯先生，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奥尔伯特·肖克莱是好望宾馆的一个很有权势的大股东。本季度我们终于赚了钱，这是这家宾馆开张以来第一次赚钱。肖克莱先生是董事会的成员，不过他对宾馆业务一窍不通。他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不过，对于这份看守工作，他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态。他希望我雇佣你。我会照办的。假如我在这件事上能够自作主张的话，那么我就不会要你啰。”

杰克放在膝上的双手紧抓在一起，汗涔涔地扭动着。这个好管闲事的小蠢货！好管闲事的小蠢货！好管闲事……

“托兰斯先生，我知道你不大喜欢我。这，我不在乎。你对我的情感绝不会影响我的自信：你干这个工作并不合适。从5月15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里，好望宾馆雇佣了一百十名全日制职工。可以说，宾馆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人负责。我不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会喜欢我。我猜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有点儿刁钻古怪呢。其实，他们对我性格的判断并没错。我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方式来管理这座宾馆，不能不刁钻点儿。”

他瞧着杰克，似乎在等待他的评论。杰克只是嘻开嘴，露出公关人员的笑容，硕大的牙齿包含轻蔑之意。

乌尔曼说：“好望宾馆建于1907年至1909年。离它最近的小城是萨德温特，沿公路朝东去约有四十英里路。这儿的公路从10月下旬或11月份起便封闭了，直到第二年4月份才通车。一个名叫罗伯特·汤列·华森的男人——他是我们现在那个维修工的祖父——造了这座宾馆。范德比特、洛克菲勒、阿斯特斯和杜邦家族都曾在这儿住过。还有四位总统曾在总统套房里下榻。他们是：威尔逊、哈定、罗斯福和尼克松。”

“哈定和尼克松——我倒并不怎么引以为荣，”杰克喃喃道。

乌尔曼皱皱眉头，满不在乎地继续道：“事后，华森发现自己钱花得太多了，于是在1915年卖掉了这座宾馆。1922年、1929年、1936年，这

座宾馆又几易其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还一直空在那里。这时，一个名叫霍勒斯·德文特的人把它买了下来，并把它装修一新。这家伙是个腰缠万贯的发明家、飞行员、电影制片商和企业家。”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杰克说。

“是啊。他经手的任何东西似乎都变成了黄金……唯有这家好望宾馆例外。当战后的第一位顾客跨进这座宾馆的大门时，他已在这儿投资了一百万美元。他把一座破破烂烂的旧建筑装修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德文特还在这儿新建了一个短柄槌球场。我看你一到这儿就对它很感兴趣。”

“短柄槌球？”

“托兰斯先生，这种球是我们现在玩的槌球的英国祖宗。槌球是它的变种。德文特按照图文说明，从他的私人秘书那儿学会了这种游戏，并且真心实意地迷上了它。这个场子可算是全美国最好的一个短柄槌球场了。”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杰克庄重地说。一个短柄槌球场，一排修剪成动物状的树篱，还有什么新花样？在器材棚后面玩真人一般大小的威格利大叔^①游戏吗？他对斯图尔特·乌尔曼先生的讲话已经厌倦了。可他看得出乌尔曼还没有说够。他还要说，直到说完最后一句话。

“德文特白白损失了三百万美元，然后把宾馆卖给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伙投资人。可他们在好望宾馆的运气也不好。因为他们也不是经营宾馆的行家呀。

“1970年，肖克莱先生和他的一些伙伴买下这座宾馆，并把经营权交给了我。我们也赔了好几年。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老板们对我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去年，我们还破产了。今年，好望宾馆将近七十年来第一次有了赢利。”

杰克觉得这个琐碎噜苏的小男人骄傲得也有道理。尔后，他原先对这

^① 美国作家 H. R. Garis 写的儿童读物中的一个主人公。

个男人的反感像一阵浪涛似的又涌了过来。

他说：“乌尔曼先生，在好望宾馆众所周知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和你认为我不适宜于这个工作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好望宾馆亏本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在于每年冬天生意清淡。托兰斯先生，那种使利润大受影响的局面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儿的冬天非常严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冬天特地安排了一个专职的看守人，照管锅炉，依次给宾馆的各部分输送暖气，出现漏洞时赶紧修补，所以风雨冰雪始终得不到肆虐的机会。我们对任何意外事故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在这儿的第一个冬天，我雇了一家人，而不是一个人住在宾馆里。然而，后来出现了一个悲剧，一个可怕的悲剧。”

乌尔曼用冷峻审慎的眼光打量着杰克。

“我犯了个错误。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那家伙是个醉鬼。”

杰克觉得一个火热的微笑在自己脸上慢慢荡漾开来——这是一种与公关式的露齿一笑完全不同的笑容。“是这样么？我很奇怪肖克莱居然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戒酒了。”

“不错。肖克莱先生告诉我，你已不再喝酒了。他还向我介绍了你以前的工作……也就是你在这之前的职业，可以这么说吗？你曾在佛蒙特的一所预备学校里教英文。结果你发了脾气。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得比这更详细了。可我相信格雷迪事件有一定的意义，那便是为什么我会谈起你的……呃，过去经历的原因。1970年到1971年的那个冬天，我们重新布置了好望宾馆。可第一个季度之前，我雇了那个……那个不幸的家伙，他叫戴尔伯特·格雷迪。他搬进了你和你太太、儿子将要居住的那个套房。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女儿。我还没有完全交待清楚，就是那年冬天气候非常恶劣，格雷迪一家将与外部世界隔绝五到六个月。”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是吗？这儿有电话，也许还有一部无线电。落基山国家公园又在直升机可抵达的范围内，在这么一大块地方肯定会有一两架直升飞机的。”

“这我倒不清楚，”乌尔曼说，“宾馆的确有一架收发两用电台，以

后瓦特森先生会给你看的，它还附有一份正确的频率表，供你要求救时发报。从这儿到萨德温特的电话线是架在地上的。这些电话线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好几处被风刮倒，在地上一躺就是三星期到一个半月。器材棚里倒有一辆履带式雪地汽车。”

“那么这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与外界隔绝。”

乌尔曼先生看上去似乎很痛苦。“托兰斯先生，假如你的儿子或太太从楼梯上跌下来摔破了脑袋，那么你以为这个地方与世隔绝吗？”

杰克看出问题来了。一辆履带式雪地汽车以最快的速度把你送到萨德温特去需要一个半小时……也许是这样。从公园救护中心起飞的直升飞机需要三个小时才能飞到这儿……这还是处在最顺利的情况下。风雪交加时，直升飞机根本无法起飞，履带式雪地汽车也不可能高速行驶，所以即使你敢把重伤员带到零下二十五度的室外去也不行。在砭人肌骨的风口下，室外温度甚至可达到零下四十五度。

“格雷迪这件事，”乌尔曼说，“我考虑得很多，就像肖克莱先生处理你这件事一样。孤独常常会坏事。最好还是让人把家属一起带来。我想，即使出了什么问题，情况也会大不一样。总不至于像摔破脑袋、出电器事故或发生惊厥那么刻不容缓吧。也许会染上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肺炎或摔断胳膊，甚至患阑尾炎，即使发生这些情况也还是有充足的时间抢救的。

“我怀疑那次事故是格雷迪喝了太多的廉价威士忌的结果，他们给格雷迪提供威士忌太慷慨了，这一点我当时不知道。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毛病，过去人们管这叫幽闭症。你听说过这个词吗？”乌尔曼露出一丝居高临下的微笑，准备杰克一承认自己的无知便解释一番。不料杰克洋洋得意地回答得既快又干脆：

“这是幽闭恐惧症的俗称，当人们被长期关闭在一起时就容易出这种毛病。幽闭恐惧症表面看来是厌恶跟他关闭在一起的人。病情严重的还可能出现幻觉和暴力行为——甚至为了一些诸如饭烧焦了或谁该洗碗之类的小事而行凶杀人。”

乌尔曼看来有点困惑了。这对杰克非常有利。他决定再朝前逼紧一